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目錄

文藝十五

袁景輅

顧我魯

尹辰

蔣重光

邊壽民

陸竹民

周白民

程茂

張大受

吳爚文

彭紹升

孫騤

童鉢

劉鳴玉
郭毓

茅逸

梁泉

吳闓

王模

涂瑞

過臨汾

戴綸恩

王艾山

吳檉

張德安

彭孚

王本遠

文瑞成

黃昭贊

羅瓊章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三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文藝十五

袁景輅

吾里在吳江縣治之東舟行可十里四周皆大澤環之如帶其中林木掩映港汊蟠曲行近里許猶不見居人屋舍已而帆迴路轉則千家煙火忽呈於前咸謂其地深秀宜生偉人而求之往昔或不少槩見以吾黨耳目所及則詩人袁樸村先生庶幾足以當之先生少爲邑諸生有聲然不屑意舉子業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卽棄帖括而生平學植皆用以資爲詩當是時長洲沈歸愚宗伯致

政家居方以詩訓後學先生故嘗從學於是乃與同志者陳易門
毓升芝房毓咸顧蔚雲汝敬東巖我魯王北溪元文暨從兄竹軒
益之日夜相切劘爲詩以就正於宗伯所爲竹溪七子社也先是
里中雖多業儒者而所志不過科第自令甲所頒五經四子書外
莫冒旁涉他書至於詩歌尤以爲非急務卽間有一二作者獨唱
無和亦未能轉移習俗自先生創建詩社所業日工名譽日起四
方文士往往造廬願交敦槃之盛固已振耀閭里而宗伯位尊望
重顧盼足以輕重人時軒車過先生家則延頸於途翹足於戶者
逡巡莫敢自通而先生與諸詩人奉几撰杖從容請業其側殆不
啻登天然由是後生小子稍知向學皆求列乎七子之門牆轉輾

師承里中詩教遂以大盛夫以吾里土地之秀且素稱多士而前
此莫爲倡率多沈溺於俗學而爲鄉人然則吾黨幸生今日而得
竊窺風雅寥寥然自命詩人者其可不知所自耶獨恨天不假年
先生以中道沒詩社遂散久之七子者或相繼沒或老病且窮或
以事奔走於四方因歎詩人之壽考富貴若歸愚宗伯者固其得
天獨厚而不可以屢邀然宗伯當時爲海內宗師者數十年而沒
世以後聲望不無少衰卽向之親受業其門者亦或見異而遷罕
能終守師說而先生以布衣之士爲教一鄉身沒且三十年而後
進稱詩者猶必推本於竹溪詩社以明宗派然則謂宗伯之教得
先生而後傳之久遠可也先生其可以不恨先生二子棠鴻先生

沒時皆在韶齡後乃與予共師事顧蔚雲先生而受詩法焉嗚呼
先生以詩嘉惠後進而子卽以能詩世其家且得當時其事之人
以成就之食報亦可云不爽矣歲乙卯棠與鴻將卜宅兆以葬先
生而以誌銘屬余先生生生平行誼有易門蔚雲兩先生各爲立傳
甚詳其言視余小子爲可徵信故不贅述而獨舉其振興詩教之
功以著於篇先生名景輅字質中姓袁氏樸村其自號也生於雍
正二年某月某日沒於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七日得年四十有
四所著小桐廬詩橐十卷選輯松陵詩徵三十卷行於世娶費氏
繼娶沈氏適室馬氏子二長棠次鴻女四長適范次適吳次適
次適陳陳氏壻名鑾亦能詩銘曰

竹溪詩教昌松陵七子結社尊主盟中年殂謝咸涕零所賴賢子能嗣興馬鬣峯高如詩名墓松風過聞吟聲

右墓誌銘朱春生撰

顧我魯

東巖先生詩人也窮士也孝友誠篤人也先生存日凡相識者皆知之今先生沒且二十年同時親故零落殆盡而令子後長集其遺詩屬余刪訂將以付梓先生之詩傳矣窮固不足道而孝友之意亦可於詩中髣覩見之然先生以孝友誠篤而其詩愈工亦卽以是而其窮愈甚此則先生當日所不欲言其子今日又不能言且不敢言而惟予知狀不可不爲文以傳之也先生名我魯字瞻泰姓顧氏東巖其號也少爲邑諸生有聲而所學尤長於詩嘗與同志袁樸村等七人其結竹谿詩社旣而出遊適燕適晉又適楚得江山之助詩興益豪詩境亦日進同人皆歎服以爲莫能及顧

其詩之所以獨絕者亦不盡關遊歷而仍於門以內得之蓋先生有至性事父母及祖母皆盡孝而篤愛其弟殆不啻慈母之於嬰兒是以卽事興懷每於倫常之際三致意焉卽登臨弔古應酬謙會之什亦覺忠厚悱惻溢於言表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已而其弟出後世父意漸自外於先生會先生客蔚州而里之人有自蔚州來者言南中食物至彼皆倍其價弟思獲厚利捆載而往然不得貿易要領既至賣用不售則以委之先生謂其值百金皆質婦匱中物非得倍稱息則慚其婦不能歸先生竭蹶措百金與之而弟必欲取盈二百金無見錢卽籍記之以俟異日先生素稔其畏婦唯唯聽之其後數年先生自蔚州歸弟婦遠謂先生凡

貸錢者月取二分息踰三歲卽子本相侔今此百金已踰十載爲
子本相侔者三計當八百金矣於是罄資裝不足以償婦日博膺
課呼時太夫人猶在堂不堪其擾先生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而
奉母別居然猶謂屋小未足抵八百金之數衣飾器皿恣所攢取
故先生移居之日家具蕭然見者皆爲太息時袁湘湄爲書帖曰
長物祇餘詩一卷寄居聊借屋三間又方家難作時顧蔚雲先生
贈詩有早識訟師由飲食疊書忍字保彝倫之句皆實錄也嗚呼
古來以兄而讓產於弟如卜式辭包又或遭傲弟而不失其愛如
牛宏周顥皆爲史冊所懿稱乃先生徒以弟婦悍戾欲免其弟之
交謫遂至不名一錢而盡占其室廬惟命并取其室中之藏使醫

身而出亦惟命甚且使之呼服謝罪對眾矢言謂己實負弟弟不
負兄亦惟命此不特今世所稀聞卽於古亦不少槩見矣然先生
不惟不怒其弟且甚憐之謂其出於不得已有時遇弟則極口慰
藉謂爾無介意吾終不以身外物損我手足情也久之弟婦死而
所得先生之屋出賃於人者適餘數椽仍招先生入居之先生卽
欣然往徧告同人以天屬復完足見弟終愛我旣而所取賃屋之
資乃視他人有加焉然後知其向之任婦所爲不敢出一言者實
亦利其如此可以併兄之產而先生於播遷之後復得與弟比屋
居卽已大喜過望絕不計此屋之本爲己有不當以重值賃也嗚
呼天壤間乃竟有先生而復有先生之弟哉後長之生也晚先生

沒時方十餘歲營營孤露不免飢寒比長爲句讀師稍可自給今乃約身而謀梓遺橐亦可以爲難矣而先生之弟爲其子逋蕩盡喪資財屋亦出售他姓讓產者窮爭產者亦窮并產皆銷歸烏有而惟此一卷詩强者不能以氣力攫巧者不能以心計取迄今讀之猶想見先生之風流餘韻物之可久莫過於是吾黨區區計財產之得失而爲先生不平者殊自愧所見之淺矣先生詩佇興而作篇什本不甚多又屢經遷徙大半散逸故所存止此然一句一字具有眞意以視彼酬應冗長者其品相懸萬萬固不必存乎見少之意也

右小傳朱春生撰

尹辰

先生諱辰字人龍號瑞樞雍正乙卯以縣首補郡庠旋貪餼乾隆丙戌膺歲貢世居潭邑之十總大父諱某父諱某皆讀書有學術行義於鄉中湘之人稱世有隱德焉先生生而孝友質直厚重不苟訾笑居常正衣冠端作止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莫不遇之以誠遠近執經請者數百計多所成就絕無矯戾炫飾之態惟禮貌稍衰則去之鄉之中知有師道尊嚴者賴先生矣聖賢精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得則發之於言筆之於書無非仁義中正之旨生平文最富詩文之顏其橐曰求心堂謂以己之心求符合乎聖賢之心而已矣遇不遇弗計也鄉之中知立言責明道而不屑屑於隨

時俯仰者賴先生矣食貧守約一介必嚴嘗誦子思子言曰不取於人之謂富不辱於人之謂貴吾見人世所謂富貴者亦苦矣數十年來與予鄰居相望登其堂婦子家人怡然自得其親族中亦有老而無歸者恆生養死葬之卒不見有艱難窘迫之一日人或有以艱難窘迫相嘗者輒面發赤而若將浼此何如其自潔也平居非其有者固不受聞亦有知交投贈轉致怪而不相往來者先生之風豈不足以廉頑起懦哉吁得爲者爲之不得爲者胥聽之聽之二字爲先生一生得力處予懷淺見寡聞辱先生以知言謬許風晨月夕兩不能忘因得習聞斯道知所由來者良不易也會妄撰聽之歌一闋以爲壽固不足揄揚什一誠亦有不能自己於